

你说，
你努力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
你就和你最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了，
天荒地老不变，
海枯石烂不悔。

阳光暗影

Shadows
under the Sun

赵明轮著

阳光暗影

Shadows

under the Sun

赵明轮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暗影 / 赵明轮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90-1582-4

I. ①阳…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4863号

阳光暗影

作 者: 赵明轮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朱彦玲

复审人: 刘 旭

责任编辑: 闫洁 王 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邢海燕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张: 5.7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582-4

定 价: 23.00元

第一章

[01

2001 年的黑色七月过去了，高考结束了。
估分结束了。
报志愿结束了。
查询结果也总算出来了。
落榜。
落榜……
超了重点本科线 30 分，可是，仍旧是落榜。
我蓬头垢面地在家大哭了三天，每天揪着妈妈咆哮：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妈妈不停地拿纸巾给我擦着泪。
“谁让我复读，我死给谁看！”
“不会的，不会让你复读的，总会有学校上的。别哭了

啊。”妈妈负责安慰我，爸爸已经忙着给他教育界的朋友们打电话了，咨询各类国家调剂政策和补招政策。

我不明白这样的高考估分制度是为了什么？在检验考生的应试能力后终极检验考生的记忆力和规避风险能力？我是绝对不会复读的，科尔沁挤奶大学收我我都得去，我无法再让自己来年仍像个赌徒一样全盘皆输。

[02]

老天有眼，我总算被地方一个一类本科的新闻系录取了，当然这还得感谢我爸。

因为是调剂来的，别的同学已经开课，本系的女生宿舍也已经住满了，我只得去旅游系寄居下来。

搬行李那天上午，当我们敲开宿舍门时，一个皮肤白皙、长发飘飘、浓眉大眼的姑娘为我们开了门，睡眼惺忪。

“你好，我是新来的同学，我叫吴辰凡。”我赶忙介绍着自己。

“哦。”这“睡美人”面无表情地答应着，转身又钻进了被窝。我抬表一看：10点20。楼道里静悄悄的，这个时间

大家应该都去上课了吧。不过这姑娘真的很漂亮，一身睡衣也盖不住修长纤瘦的身材。

四人间的宿舍仅剩下门右边的床位还空着，这个位置的确是个“美丽冻人”的地方。北方的冬季，门正对着这里扇来扇去，特别冷。可也没办法。

安顿好床铺，爸妈出来后特意嘱咐我，少跟这个叫汪桃的姑娘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上课却在睡觉，妖里妖气的，叫我别跟她学坏了。

跟父母吃了午饭后，我去长途车站送他们上了回程的车。对于初中时就开始在外地求学的我，他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只是叮嘱了一些“好好学习，努力考研，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

[03]

上课时，由于自己插班生的身份，班上同学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仿佛在问：“大学也能半路插班？”看着其他同学之间似乎都比较熟络了，又由于上这大学难免有一肚子的怨气和不甘，我总选一个最后排的角落独自坐下。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周。我默默地观察着班级的这58名同学，悲凉之感汹涌来袭，能考上重点本科的战友们真的都是些不可以有半点姿色的，稍有姿色的男男女女们都会因为勾勾手传传纸条而惨遭高考大军淘汰。班里唯一一个能看的男生早就已经像胶带纸一样粘在唯一一个能看的女生座位旁了，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一天，思修课时，一个扎着短马尾的白净女生在我邻座坐了下来，侧着脸热情地对我说：“嘿，你好，我叫丘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辰凡。”对第一个打破尴尬过来认识的同学，我满怀感激。

经过交谈，知道她是本市人，不住校，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今后几天，只要有课，我们都坐一起。丘欣是个热心人，放学后还会陪我去买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没几天，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中午挤在我宿舍的床上睡午觉，好得形影不离。

我由衷地喜欢这个女孩。她总是扎一个精神的马尾，穿着朴素，牛仔裤洗得发白。她说话办事彬彬有礼，对身

边的人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每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做到不出纰漏。虽然稍显不够洒脱，但真的是厚道得可以。

丘欣的笔记是我见过作得最漂亮的。娟秀的字迹一笔一划，工整洁净。因为总是会在课堂上先打个草稿，课后重新编排条目，再誊写一遍，所以条理清晰，一目了然，连老师看了都啧啧称赞。全班同学更是争相借用。知道她爱整洁，大家即使借来抄，也唯恐印上半个指印而倍加珍惜。我嘛，自然再也不用作什么笔记了。更别说，在我们短暂相识的两年中，每到考前，这家伙竟然连练习题都给我准备好了。每到形势危急的考前两周，那些死都学不会的微积分、计算机理论让我坐立难安时，丘欣总会像个贴心的贤妻送夫君上战场般，将每一科的资料整理成套交给我。这样，只需埋头苦读几个晚上，就万事大吉了。

我是一上大学就每天哼唱着翻身农奴把歌唱来应对学习的，并为自己潜心规划了顺利毕业的宏伟蓝图。这么些年的学习下来，感觉自己快要变成除了读书、考试就什么都不不会的呆瓜了。所以我决定先放慢些学习的脚步吧，不挂科就行。然后再开始好好想想，除了过五关、斩六将地

应对各科考试，我到底还能干什么。十多年寒窗苦读积攒下的内伤，是该好好养养的时候了。所以我的课余时间嘛，除了应付一下考试，多半都是在看看书、上上网中逍遥度日。现在又有了这么个得力助手，简直是三生有幸，实现矢志势在必得。

[04]

丘欣人长得其实不错。五官清秀，也算一个浓眉大眼、有些江南气质的小美女。可这妮子迂腐到家，从来不穿裙子，一年四季来回换的都是牛仔裤、休闲服。要知道，一上大学，校园里各个级别的美女与野兽都像得到释放的囚徒般，一日日走向绚丽多姿、辽阔富饶。即使北方的夏天短小精悍，秋凉早早降临，放眼校园里的角角落落，也挡不住一派争奇斗艳、美不胜收的景象。这让丘欣看起来倒像个70年代的老顽固。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一起自习后出来散步时，提到了她从不穿裙子的问题。

“你为什么从不穿裙子呢？身材这么好，脸蛋也挺漂

亮，怎么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呢？明天穿裙子吧。我有一条很好看的套裙，过膝盖。穿上厚打底裤，又不用露出腿，你就先从最保守的穿起。”我说。

“穿不惯。从小我爸把我当男孩儿养的。不许打扮，有什么穿什么。吃饭不许端着碗，不许照镜子。他脾气特别暴躁，稍有不如意，就会弹起来，赏人耳光。打也就算了，我气愤的是为什么专挑人脸扇？”丘欣黯然地说。

“那你妈不管吗？就这么让他打你？”第一次听丘欣谈起这些，我几乎攥紧了拳头。这么乖巧的女儿，怎么下得去手？

“问题就出在这儿。平日里，我妈对我生活还照顾得算周到，可一到这种时候，统一战线牢靠得风雨不倒。我爸点起来的火，可以迅速地蔓延在她身上，把平时照顾我的辛苦、怨气都撒出来了。打倒不如我爸打得很，顶多就是推两把，身上拧几下。说的话太伤人了。什么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生我时还是难产，差点没了性命。为了我省吃俭用的，别人的妈妈都去打麻将，只有她为我付出了多少多少。别人的孩子都怎样怎样，只有我是这样这样。一开腔总要把人骂得一文不值。骂过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照顾你。

有时我也真的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一文不值。”丘欣望着远方，眼神黯然地说。

“你爸妈怎么这样啊？你已经够优秀的了，还想让你怎么样啊？要像我这样的，岂不是应该被他们扒光了吊着打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故意开玩笑，并不由地挽起了她的胳膊。

“可有一次，我妈无意间自己告诉我说，生我难产时，大夫问旁边的家属要保谁，我妈拼命地喊：‘保我，保我！’”

“哧……”我俩都笑出声来。

“那现在呢。你这么大了，他们不能再打你了吧。”

“巴掌倒是挨得少了，可还是法西斯一样的管理。真想逃出那个家。如果能住校就好了。但是，现在我父母都规定我晚上九点前必须到家，住校的事，我是提都不敢提。”丘欣说。

“那你应该反抗呀，也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你都这么大会了，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了，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决定了。”我不解地说。

“反抗？有过一次。我妈又在诉说她为了我怎样怎样，

诉说一个最好的妈妈遇上了最差的女儿。为了抚养我，毁了她的大好人生。我说了句，我用你生了吗？我是求着让你生我的吗？你为什么生我出来啊？”

“然后呢？”

“然后？一顿毒打，我爸我妈一起上。连踢带踹地把我头撞到了墙上。结果给我撞晕了。醒来时，耳边还是她撕心裂肺的谩骂。那一刻真的只有一个感觉，他们就是想我死。”丘欣咬牙切齿地说。

“别胡说！你父母没文化，你也没文化吗？虎毒不食子。你大学毕业后迟早会离开那个家，出去工作的。再说，还有法律呢。再打你的话，去告诉居委会吧，要不告诉派出所。”我支招道。

“不行啊，那毕竟是我的父母。按我爸的话说，老子生了你，打你也是应该的。我只有忍吧，忍到远走高飞的那一天。”

这一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他们到底想让自己的女儿怎样？为什么丘欣不反抗？任这样无形又深不见底的黑洞一点点吞噬自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帮她？

[05]

这个北方城市的冬季如约而至。万物萧索，寒气袭人。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大家都没课，宿舍最勤奋的山东妹子彦青去自习室奋斗了。汪桃、张钰和我则是慵懒地躺着看书。

“对面的 2B 青年们又犯 2 了。”汪桃动也没动地说了一句。我起身看了下窗户，一束亮光透过宿舍的窗玻璃射进来，在床与床之间的空隙间来回地晃动。

这所大学男女生宿舍的两栋楼是隔空相望的。一定又是哪个男生宿舍在搞鬼。前几次，大家对此都采取了嗤之以鼻、懒得管的态度。

不料这次，说时迟，那时快，汪桃和张钰这俩人跟遭到电击似的翻身而起，默默不语地翻箱倒柜。汪桃翻出化妆镜冲着对面的男生楼拼命地晃，并一边找寻光的确切来源。外型比纯爷们儿还爷们儿的河南女孩儿张钰则拿出一付不知从哪弄来的望远镜，也开始煞有介事地站在窗边搜寻那群“2 货”。要不怎么说她俩是猛女呢？猛得各有千秋，

猛得羞花闭月。

“在那呢，在那呢，1、2、3……六楼的右侧。”张钰发现了敌情。

我也一咕噜从上铺翻身下床，坐到窗户边开始观看战势。果然，顺着张钰指的位置，对面六楼有一个窗户里站着几个男生，那光就是从那射出来的。拿镜子那家伙晃几下，还傻子一样地蹲下躲起来。

“你能再可爱点么？还跟姐玩上躲猫猫了？是不长得实在愧对江东父老！”汪桃没好气地说。

“哎，好像有几个长得不错。个子很高。”张钰边观测边说。

“我看看，我看看……”听到有帅哥，我和汪桃都冲了过去，抢着张钰的望远镜。唉，看来，2B青年也不是别人的专利。

看到我们打回去的光束，对面的哥们儿更亢奋了，索性在玻璃上贴上一张大纸：“联谊吧！电话：2310024”。

[06]

联谊会定在周五下午放学后。

用张钰的话说，主要是想看看 2B 青年们的真面目。

经过双方舍长的协商，星期五放学后，两队人马要先在主楼的一个休息区集合一下，然后再一起去吃饭。请客的当然是男士。

周五下午，我们都各自精心打扮一番。毕竟是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联谊会，谁也不想自己的真面目吓着哪个。

终于下课了。来到指定地点时，果然已有几个男生等在窗边。

昏暗的走廊光线里，只能看见几个高大的轮廓。张钰是舍长，自然冲到最前面。局促不安的我跟在大家后面，始终低着头。介绍到我时，我礼貌性地笑着和男生们依次打了招呼，这才在旧主楼昏暗的逆光中扫视了一圈。有一对眼睛显得特别亮，笑盈盈地望着我。

[07]

这个画面，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宛如魔咒。白花花的阳光下，我在光亮中无处遁形。而黑暗中，那张笑盈盈的脸，背着光，除了一双眼的光线刺穿了黑暗，刺穿了我的身体，其他都隐藏在黑暗里，甚至连他自己都看不见。

[08]

我们去了学校食堂的一个相对安静、休闲的区域。

饭吃得很愉快。这四个大男生很健谈，所以自然有勇气主动认识女生。显然，彼此的真面目还真没让大家太失望，尤其是女生，有汪桃一人撑门面就绰绰有余了。散席时，我们说好下次需要解馋的话由我们请客，并且有机会要一起出去郊游。

过了几天，一个周末的早上，那个叫莫耀庭的家伙约了我，那个有明亮眼睛的家伙。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男生约会吃饭，我局促得简直称

得上狼狈。还从来没有男生单独约我出来过。我自己也知道，我只是个很普通的女孩。他竟然会约我，让我着实吃了不小的惊。话说回来，赴约自然也是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面对面和这个个子高高的帅气男生相视而坐，浑身的不自在让我总感觉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总算吃完饭了。我们回到校园闲逛了起来。

“你家乡是哪里的啊？”他问我。

“保定一个小镇里的。你呢？”不需要面对面，我也自在了许多。

“我是青海的，也是小镇里的。这么说，我们也是老乡呢。”

“你这个冷幽默一点也不幽默吧。那你为什么跑这么远来河北上大学啊？”

“落榜调剂的，本来报的是厦门大学，差了两分。可是我们县的高考状元呢，没想到，栽到报志愿上了。现在又被调剂到哲学专业，当下的大冷门，以后的饭碗都不一定在哪里呢。”他不无担心地说。

“哦，只要学好了，哲学也一样有用武之地吧。不过你还真的挺可惜的。我虽然也是调剂来的，但是还好，学了